

佛教思想對高行健作品的啟迪

——以《靈山》和《八月雪》為例

永芸

人間福報社社長

一、前言

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流亡法國的中國作家高行健，這是百年來第一位榮獲這項榮譽的華文作家。而這個備受世界矚目的文學獎的揭曉，不但讓所有以華文寫作者及閱讀華文作品的讀者感到興奮，更讓全世界的人開始注意、欣賞，甚至研究華文的美學。

頂著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，高行健的作品一時洛陽紙貴。在媒體爭相報導下，高行健的作品也開始被討論。對藝文界的朋友來說，高行健不算陌生。高行健從小受父母影響，大量閱讀書籍；傳統的、現代的，甚至宗教、戲曲、繪畫他都涉獵。而在大環境的牽動下，他不得不從孕育他的中國流亡到法國，在法國的藝文圈嶄露頭角。一九九〇年台灣已出版他的作品《靈山》，同時他也在台北開過好幾場畫展。一九九三年高行健來台出席聯合報系主辦的「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」，與台灣文學界建立深厚友誼。

奇妙的是，在高行健的著作、畫作、劇作裡，蘊藏著深深的宗教意涵，尤其是佛教禪宗的思想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，高行健的最新劇作《八月雪》在文建會的大力支持下，搬上國家戲劇院全球首演，引起各界高度重視。此劇並將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在法國馬賽市的「高行健年」，於馬賽歌劇院連演一個月。

當各界都在欣賞、討論高行健的作品時，卻少見較有深度評析他作品內涵與佛教有關的部分。其實，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典，如《維摩經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等，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，為歷代文人所喜愛。《百喻經》被譯為多種文字，流傳到世界各地，是世界公認文學中的佳作，可說也是《伊索寓言》的前身；敘述佛陀本生故事的《本生經》是著名的傳記文學；《大寶積經》有如單元劇；其他像佛教典籍中的散文、俗講、變文、語錄、遊記等等，都是優美的佛教文學。中國（吳承恩、曹雪芹……）、日本（川端康成、三島由紀夫……）、德國作家赫塞赫曼的《流浪者之歌》及印度的泰戈爾等的許多著名文學作品，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，汲取該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，而形成一種別具風格的文學作品。

筆者身為僧人、又曾親自採訪過高行健，因此，本文將以《靈山》和《八月雪》來探討，佛教思想對高行健寫作的啟迪和影響。

二、《靈山》的禪境塑型

「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就在汝心頭，人人有個靈山在，只向靈山塔下修」[註 1]。

在佛教經典的記載裡，有一次，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說法，忽然拈起座前一朵花，對大眾微笑。座中諸大弟子面面相覷，皆未能體佛意，唯獨大迦葉亦對佛微笑，佛陀才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付予摩訶迦葉……。」[註 2]這就是「靈山」和「拈花微笑」的由來。而禪宗不立文字、言語道斷、教外別傳的法脈亦由此始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獨尊儒術、罷黜百家！而兩漢之際佛教東傳，給中土帶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，由於受到佛教影響，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思惟方法產生了重大的改變。

佛教不同於其他宗教，佛教特別重視啟發人的悟性、提昇人的智慧。唐宋文人雅士、僧侶居士的作品中，很多藉由詩偈歌賦將自己體驗的佛法表現在文學作品裡，而產生所謂的「佛教文學」。尤其近代以來，佛教文學一直是最富吸引力的學術課題之一。然而，有些佛教文學雖取材於佛經或佛教故事，但，不完全是為了表現佛教思想。基本上，佛教文學作品除了作者本身的生活體驗外，宗教情操也應該是構成他作品的重要因素。

高行健的作品裡受到中國傳統思想影響很深，他覺得，道家、禪宗、玄學，這些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隱逸精神，是最好的東西。他很喜歡唐詩、宋詞，尤其陶淵明的回歸田園自然。六〇年代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，以批判文藝作品為起點，許多有才能及成就的知識份子遭受思想迫害，有些人為了保命迎合當局，有些人隱逸山林自我放逐，有些人被拷打屈辱，有些人選擇逃亡。在與高行健訪談時，他就曾表示：

流放都不是自願的，當一個作家想要充分表現自己的感受而遭遇阻力時，怎麼辦？如果，他不想自殺，就只好逃！[註 3]

我想，在一個沒有思想自由、言論自由、創作自由的環境裡，對一個心思敏銳、情感豐富的文人而言，這生不如死的折磨就是最大的痛苦。於是，從北京到成都到羌族地區，在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大熊貓觀察站，高行健開始了他靈山之行的創作歷程。

你自己也說不清楚你為什麼到這裡來，你只是偶然在火車上，閒談中聽人說起這麼個叫靈山的地方。這人就坐在你對面，你的茶杯挨著他的茶杯，隨著行車的震盪，兩只茶杯的蓋子也時不時碰得錚錚直響。要是一直響下去或是響一下便不再出聲倒也罷了。巧就巧在這兩個茶杯蓋錚錚作響的時候，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開，便都不響了。可大家剛移開視線，兩只蓋子竟又碰響起來。你和他都一齊伸手，卻又都不響了。你們於是不約而同笑了笑。把茶杯索性往後挪了一下，便攀談上了。你問他哪裡去？

「靈山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靈山，靈魂的靈，山水的山。」

你也是走南闖北的人，到過的名山多了，竟未聽說過這麼個去處。

你對面的這位朋友微眯著眼，正在養神。你有一種人通常難免的好奇心，自然想知道你去過那許多名勝之外還有什麼遺漏。你也有一種好強心，不能容忍還有什麼去處你竟一無所聞。你於是向他打聽這靈山在哪裡？[註 4]

高行健一開始就埋下伏筆，人海茫茫，何處是終站？就因為火車上鄰座的一個提示，「靈山」揭開了他流浪的序幕。高行健說，在漫長的旅行中，長時間的孤獨感，讓他常會忘記自身的遭遇。而這樣的孤獨感對他來說卻又是求之不得的喜悅。他也很喜歡寺廟，多次懇求各寺廟收留。當他和這些寺廟的和尚或道士請益，這些因緣也助長他《靈山》創作的感受。

「這靈山怎麼個去法？」

他沒有應答。你只好說你是來看風景的，哪裡有好的去處？

「河邊上有個涼亭，坐在那裡看對面的山水，風景都不錯。」[註 5]

碼頭上方，堤岸上，還真有個飛簷跳角的涼亭。……簷下重彩繪的龍鳳圖案，正面兩根柱子上一副對聯：

歌坐須知勿論他人短處

起步登程盡賞龍溪秀水

你再轉到背面，看那兩根柱子，竟然寫道：

別行莫忘耳聞萍水良言

回眸遠矚勝覽鳳裡靈山[註 6]

你抬頭看見那未曾著色的一道橫樑上，果真用朱筆寫著：大宋紹興十年歲次庚甲孟春立，大清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三月二十九重修。[註 7]

你讓她看這廊柱上的聯楹，都出於宋代名士之手，你來找尋的靈山，古人早已指明。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鄉里人卻不知道這裡的歷史，他們甚至都不知道他們自己。[註 8]

高行健誤闖靈山，可惜，他問到靈山，尋到渡口，也有歷史佐證，卻在這些鄉里人的指點下，一直是「只緣身在靈山中，未識靈山真面目」！

談到他在大山中迷失的經驗，高行健表示，最初當然會害怕，習慣後就會覺得大自然一點也不可怕。真正的大山裡頭，在莊嚴與無邊際的大自然裡，你就會覺得「人」是十分渺小的生物。那種感覺非常微妙，那個時候你的內心自然浮出一種聲音，一種與你彼此對話的聲音。

他來採集大熊貓的食物冷箭竹的標本的。我陪他鑽進一人多高枯死的冷箭竹叢中，沒有找到一棵活的竹子。他說這冷箭竹從開花到結籽枯死到種子再發芽成長再到開花，整整六十年，按佛教的輪迴轉世說，正好一劫。[註 9]

這營地裡我只有他是可以交談的，也許因為畢竟都從那個繁華的世界來的，其他人長年在這山裡，都像樹木一樣沉默寡言。……而我跑到這山裡來又為的什麼？是體驗一下這種科學考察營地的生活？這種體驗又有什麼意義？如果僅僅為了逃避我遇到的困境，也還可以有更輕鬆的辦法。那麼，也許是想找尋另一種生活？遠遠離開煩惱不堪的人世？既然遁世又何必同人去交流？不知道找尋什麼才是真正的苦惱。[註 10]

我不知什麼時候，未曾察覺，也許就在我注視窗外陽光的那會兒，我聽見我心裡正默念南無阿彌陀佛，而且已經好一會了。[註 11]

這之前，如果想到有一天我也禱告，肯定會認為是非常滑稽的事。我見到寺廟裡燒香跪拜喃喃吶吶口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老頭老太婆，總有一種憐憫。這種憐憫和同情兩者應該說相去甚遠。……我不能理解一個人正當盛年，也做這種蠢事，但我竟然祈禱了，還十分虔誠，純然發自內心。命運就這樣堅硬，人卻這般軟弱，在厄運面前人什麼都不是。

我在等待死刑判決時就處在一種什麼都不是的境地，望著窗外秋天的陽光，心裡默念南無阿彌陀佛。[註 12]

高行健雖有佛緣，但紅塵俗事的干擾，七情六慾的掙扎，常讓他在真實與虛幻中遊走。當他尋找「靈山」時，只是想暫時轉化他現實生活的情境；而這種不知所以的逃避，若有高人指點，或能深入經藏；那麼，不必遠離也能當下「化煩惱為菩提」了！

睡夢裡被隱約的一片緊迫的鐘鼓聲驚醒，我一時不清楚身在何處。四下漆黑，漸漸才認出一方窗戶，窗櫺的小方格似有若無。我需要弄清楚是否尚在夢中，努力去睜沉重的眼皮，才辨清手錶上的螢光，凌晨三時整，即刻意識到是早禱（筆者按：應該是早課）開始了，這才想起我寄宿在寺廟裡，連忙翻身爬起。[註 13]

他孑然一身，游盪了許久，終於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柺杖穿著長袍的長者，於是上前請教：

「老人家，請問靈山在哪裡？」

「你從哪裡來？」老者反問。

他說他從烏伊鎮來。

「烏伊鎮？」老者琢磨了一會，「河那邊。」

他說他正是從河那邊來的，是不是走錯了路？老者聳眉道：

「路並不錯，錯的是行路的人。」[註 14]

《靈山》的寫作背景是因為高行健當時被醫生診斷為肺癌。這種宣告，讓他萬念俱灰，放下北京文藝的編劇工作，背起行囊，想在剩餘的生命中一覽中國深山大川，他選擇了中國西南邊陲，卻也踏上《靈山》之路。回來後，複檢時，意外的發現，肺癌竟然沒有了。

對高行健來說，靈山之行這樣的結果因禍得福，或被視為奇蹟。但以佛教的觀點來看，這卻是可理解的。當一個人放下萬緣後，心無掛礙，自然無有恐懼。

《靈山》整本書，可說都是作者的獨白，也是他和自己心靈的對話。有人說這本書太沉悶，根本看不下去！有人批評他書中有關「性」的描寫太露骨，高行健曾就此很不好意思（因為我是出家人）的問我意見？我想我比較能體會一點作者的心情：他毫不保留袒露他的心境，是希望忠於自己的感受。他在中國傳統禮教下成長，但也接受了西方開放思想的洗禮。他吸收中國文化的精髓，運用西方文字的技巧，在寫作、繪畫、劇本上所展現的飄邈禪意，似真如幻的情境，獨創他個人的風格，有時令人不知所以。台灣的讀者或恐一時不能理解、接受。

高行健藉由這本書的寫作，從自我、從人性、從宗教、從大自然的生命中，他面對、他學習、他放下、他又提起。所以，讀者跟著他尋找靈山，作者沒有答案；但，真正的靈山本自在每個人的方寸之間。

三、《八月雪》與《六祖壇經》

高行健的《八月雪》，在二〇〇二年底的寒冬，沸沸揚揚在國家劇院開鑼了！由於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最新的劇作，文建會更是大手筆動資一千五百萬全力支持，不管演員、音樂、指揮、舞台、燈光等都是一流的組合，媒體更傾全力宣傳，預售票早已銷售一空，世界各地的策展人亦來台觀賞……

美中不足的是，這麼一個重要又取材自禪宗發展史上關鍵的《六祖壇經》，要在全世界注目下公演的舞台劇，竟沒有聘請一位佛教界人士來參與。排演時，演員把袈裟都披搭錯了。公演後，只聽到一片慶賀、溢美之詞；但問去看過的人，竟然沒有一個人看懂！

不禁令人想起教界曾流傳的一個公案：

信徒去聽經回來後，有人問他，講得如何？

回答：「太好了！」

「怎麼個好法呢？」

「聽不懂啊！」

所以，要讓人聽不懂、看不懂很簡單，要讓人聽得懂、看得懂才難！

《八月雪》除了作者和資深的佛教徒外，一般人是很難懂的。雖然高行健撰寫《八月雪》的動機，是希望還原中國禪宗的真實面目，但舞台劇畢竟和思想、著作不同。依我看，要懂《八月雪》，先得瞭解《六祖壇經》。

《六祖壇經》是惠能大師的開示錄，由弟子法海等輯錄。內容是六祖把佛法消化後從自性上流露出來的自證語錄；它要人放下經書，倡導見性成佛。由於惠能大師的弘化，一花五葉的開展，使佛法多采多姿地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而發揚光大起來。

民國的太虛大師曾說：「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，禪門的特色要閱讀《六祖壇經》。」[註 15]由於《六祖壇經》的啟發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禪學思潮，大大的改變了一般人對佛教刻板的認知。由於《六祖壇經》的流傳，中國哲學界因它而孕育了宋、元、明六百八十年的「新儒學」思想。

可以說，禪宗自《六祖壇經》以後，便和現代人的生活，和「新儒學」融為一體，宋以後的孔、孟、老、莊各家學者，無不學禪、研禪。「禪解儒道」、「禪儒相融」的結果，佛教不但影響幾千年的中國文化，也融和了中國文化，並且孕育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佛學精髓——禪學。近代的錢穆博士認為《壇經》是探索中國文化的必讀典籍之一，是中國第一部白話作品。[註 16]

禪的本意就是「靜慮」，修行者在安靜的狀態下，去思考、領會佛教的真理。禪宗抓住了成佛的核心要義，就是一個「悟」字。這個核心要義，是《壇經》的思想源泉。

禪宗，往往通過答非所問的「機鋒」，讓人去領會言外之意。《八月雪》表達了因悟成佛的真義，處處機鋒，發人深省。

當筆者與高行健會談時，高行健很高興能看到一個出家人來和他討論他的作品，他說：

「我很希望聽聽佛教界給我的意見。」[註 17]

他說：「我沒有宗教信仰，但我有宗教情緒。」用佛教的說法，此情緒或就是情操吧！高行健又表示，六祖惠能大師的生平和思想深深打動了他的「情緒」。他說：「我認為惠能是一個思想家，我喜歡他，不因為他是一個出家人。人們低估了他的意義，惠能不光是對禪宗的貢獻，我認為他有兩件事是破天荒的創舉：一不傳衣，二不傳鉢。他打破對『悟』崇拜

的徹底消除，在那個時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，這不是嘴上說，他是身體力行。因為這是祖師留下的傳承，而你要勇氣魄力來做，真是驚天動地的一件事！尤其，他兩次拒絕皇帝的邀請，他對權力的看透，也是了不得！但也顯示唐代風氣之開、武則天的大度，否則是要殺頭的啊！」

對於六祖惠能大師為何不受皇帝的恩詔呢？星雲大師在其講述的《六祖壇經講話》一書有言：

推想而知，六祖大師所以沒有應詔進京，原因有幾點：

- (一)在當時，神秀大師在京城裡的聲望很高，雖然神秀大師也曾向朝廷薦舉惠能大師進京，不過一山終究難容二虎。再者，神秀大師既然德高望重，有他在京，北方也就有了佛法的中心，何況，南方也需要佛法的重鎮。尤其五祖弘忍曾囑其與嶺南有緣，為了不違背師父遺囑，所以六祖大師固辭進京。
- (二)凡是參禪的禪者，都有遠離市鎮塵囂，不慕榮華富貴的出離心。六祖惠能大師生於民間，出身寒門，雖是一個貧苦人，但是根機不凡，開悟了，並且得到五祖的衣鉢傳法，成為禪宗六祖。在他的心裡，對榮華富貴，他沒有羨慕的心。所以，幾次的詔書，都因為他一心只想廣度眾生，不求聞達於諸侯的出離心，因此拒絕入京。
- (三)六祖大師出生在鄉村，從小並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，而且他自覺長得很矮小，而北方人都比較高大，他擔心自己到了北方，外表無法令人生起尊敬；因為對人不尊敬，對法也就不尊敬，因此不受皇詔入京。

惠能大師因為有以上三個顧慮，因此辭不進京。其實，在中國佛教史上，「醜僧俊道」的人很多，參禪學道，重在發心願力要大，不一定要「外相莊嚴」。六祖大師圓寂以後，劉禹錫曾經為六祖大師撰寫碑銘，碑銘上說：「五師相承，授以寶器，宴坐曹溪，世號南宗，學徒爰來，如水之東，飲以妙樂，差其瘖聾，詔不能致，許為法雄。」
[註 18]

高行健談起他的童年，他說他出生在江西贛州，離曹溪不遠。小時候常和父親到寺廟去，那裡的師父對他們很好。他的母親雖讀教會學校，但不是教徒，卻喜做善事。所以他從小就和佛教特別有緣，覺得和出家人特別親切，還一度很想出家呢！

他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文革後正式接觸佛教典籍，在古籍出版社先找到《金剛經》、《五燈會元》等禪宗的書，看了很歡喜。較有系統的讀，是在八〇年代讀到《六祖壇經》，才開

始研究。當時佛教研究環境不是很好，他見到新的版本就收，大概手上有七種《壇經》的版本。所以，當藝文界希望他推出新的劇本，他覺得因緣成熟了，咀嚼沉浸，花了一年的時間，完成《八月雪》這個以《六祖壇經》為底本的大作。

我可以感受高行健與佛有緣，也真的苦讀不少禪宗書籍，但要瞭解佛法且又是以舞台劇來呈現，我不禁懷疑：「讀者有這麼高的境界，能讀出絃外之音嗎？」

高行健神情平靜、態度卻很堅定：「我要說的全寫在書上面了，我相信這個戲演出來會轟動，至於會得到什麼就很難說。而且，戲中說的也不是要說的，禪是無法說的，說出來都不是了，所以這是很大的挑戰！」

「其實，藝術和禪是很相通的，到了那極至的精神，你就是感受到了，你也說不出來，說了就不是了。我自認有點悟性，我很快就通透了。所謂『慧眼』，在語言上就是一個意識超越自己的一個觀照。文學寫作和禪一樣，也是要有悟性。悟性到了，功夫也要到，凡事就是要下工夫，沒有什麼訣竅。」[註 19]

四、佛教思想對華文文學的影響

由於高行健是百年來第一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，談到他的作品就不能不研究它作品內蘊含的佛教思想。尤其《八月雪》以《六祖壇經》為底本，自然帶出了探討禪宗的思潮。

高行健將禪宗思想融入戲劇，透過戲劇的張力呈現人性、震動人心，讓觀眾感動、心靈開悟。但眾生凡愚，又有多少人能轉迷成悟？《八月雪》轟轟烈烈開幕，熱熱鬧鬧收場，舞台空了，談論的話題卻餘波蕩漾。

文學是人類傳達感情、心靈與智識的方式之一。不論是訴諸文字的散文或小說，抑或是透過有影像聲響的戲劇作品，都是人類傳達憂悲喜樂的方法。藉由佛法的弘傳，佛教帶來新的意境、新的文體與新的遣辭方法，影響文學創作的走向；而佛經的文學蘊涵信仰，更能引起心靈的共鳴。

佛教與文人的關係密切，古今皆然。佛教發源於印度，佛滅後藉由經典的結集、僧人的往來而弘傳到中國，形成中國的佛教；今又分燈到台灣，發揚到五大洲。真是有華人在的地方，就有華文文學，有華文文學，就有佛教思想、佛教文學。這泓活水，不僅滋潤了中國人，也成為異鄉遊子心靈的寄託。尤其達賴喇嘛、星雲大師、聖嚴法師等佛教大師在國際的弘法，透過翻譯，吸引了更多西方的弟子。

由於《靈山》的得獎，已讓世界對華文作品矚目，而《八月雪》的上演，更將佛教經典推上世界舞台，高行健的作品融入佛教思想的創作所帶來的影響，未來是預期可見。

現在全世界已是個地球村，思想、語言、文字，透過科技的傳送，可說無遠弗屆。未來，華文文學的流傳和影響更可預見就不只是「一花開五葉」了！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給我們的啟示。

【註釋】

[註 1] 佛教古德所作詩偈。

[註 2] 參閱《大正藏》——《聯燈會要》、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等記載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）。

[註 3] 見拙文〈與一個孤獨的靈魂相遇〉（聯副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）。

[註 4] 高行健，《靈山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九〇年）第二—三頁。

[註 5] 同 [註 4]，第二十三頁。

[註 6] 同 [註 4]，第二十三—二十四頁。

[註 7] 同 [註 4]，第二十四頁。

[註 8] 同 [註 4]，第四十五頁。

[註 9] 同 [註 4]，第五十頁。

[註 10] 同 [註 4]，第五十三頁。

[註 11] 同 [註 4]，第七十五頁。

[註 12] 同 [註 4]，第七十六頁。

[註 13] 同 [註 4]，第四八九頁。

[註 14] 同 [註 4]，第五二九頁。

[註 15] 參閱《太虛大師全書·佛法總學》第二冊〈中國佛學〉第二章「中國佛學特質在禪」（台北：善導寺佛經流通處印行）第五四九頁。

[註 16] 參閱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第一冊〈六祖壇經大義——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〉（台北：大乘文化出版社）第一九一頁。

[註 17] 同 [註 3]。

[註 18] 星雲，《六祖壇經講話》，第八三六—八三八頁。

[註 19] 二〇〇二年十月八日訪高行健於中壢中央大學，詳見拙文〈與一個孤獨的靈魂相遇〉（聯副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），本文引述和高行健之對話皆見於此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1. 星雲，《六祖壇經講話》（台北：香海文化有限公司，二〇〇〇年）。
2. 李申譯，《六祖壇經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七年）。
3. 星雲，《佛教叢書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七年）。
4. 張曼濤等，《一九八〇年佛學研究論文集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四年）。
5. 侯傳文，《佛經的文學性解讀》（台北：慧明文化事業，二〇〇〇年）。
6. 孫昌武，《佛教與中國文學》（台北：東華書局，一九八九年）。
7. 加地哲定，《中國佛教文學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三年）。
8.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，《文學與佛學關係》（學生書局，一九九四年）。
9. 赫塞，《流浪者之歌》（台北：萬象圖書，一九九二年）。
10. 高行健，《靈山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九〇年）。
11. 高行健，《八月雪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二〇〇〇年）。